

“X化”的词类标注及相关问题*

杨旭

提 要：“X化”的词类归属一直存在争议，这就包括《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相应词条的词类标注。文章在基于使用的词类观的指导下，基于CCL语料库系统调查了“X化”的词类分布，发现很多“X化”出现在具有较强指称性或体饰性的构式槽位，部分“X化”的指称或（和）体饰用法甚至超过了陈述用法；“X化”的使动用法存在规约化程度差异，由此可以解释其句法功能的多变性。文章最后基于调查结果讨论了“X化”词类问题出现争议的原因。

关键词：“X化” 词类 使动 《现代汉语词典》

○ 引言

“X化”指类似于“理想化”这样的词，文献中又称为“化”尾动词、“化”缀动词或“X化”结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后简称《现汉》）中的“化”词条如下：

【化】①**动**变化；使变化：～脓|～名|～装|顽固不～|泥古不～|～整为零|～悲痛为力量。②**感化**：教～|潜移～默。③**动**熔化；融化；溶化：～冻|～铁炉|太阳一出来，冰雪都～了|糖放到水里就～了。④**动**消化；消除：～食|～痰止咳◇食古不～。⑤**烧化**：焚～|火～。⑥（僧道）死：坐～|羽～。⑦**指化学**：理～|～工|～肥。⑧**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①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绿～|美～|恶～|电气～|机械～|水利～。⑨（Huà）**名**姓。

《现汉》共收录117个“X化”，^②可分为两类：一类“化”是非“后缀”，对应“化”词条义项①—⑥，共有22个，全部被标为动词，如下：

义项①“变化；使变化”：催化、点化、变化、演化、转化、衍化、进化、退化、蜕化、分化

义项②“感化”：感化、劝化、教化

义项③“熔化；融化；溶化”：溶化、融化、熔化

义项④“消化；消除”：消化

收稿日期：2022-05-12；定稿日期：2022-12-03。

*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四届名词及相关问题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11月）上做过报告，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此外，储泽祥、罗仁地（Randy J. LaPolla）和温锁林诸位教授也提出过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关于“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的表述，有几点需要注意：（1）若只统计相关义项，《现汉》有4个“X化”的“X”标注了动词单类（“孵、合作、开、驯”），有4个处理为包括动词的兼类（“活、风、净、规范”），有24个未标注词类或根本未收录；（2）吕叔湘（1980/1999）明确“化”为后缀的“X化”中的“X”可以是名、动、形三类，但是其中部分“X化”（如“转化”“退化”）在《现汉》中是处理为非后缀的；（3）语言使用中确实存在规约化动词加“化”的例子，如“扩大化、革命化、劳动化、战斗化”（吴为章1984），但这属于少数派，类推性很弱；（4）“X”为动词毕竟是少数，而且加“化”之后还是以动词为主，因此《现汉》如此处理有其合理之处。

② 排除了“理化、石化、日化、风化¹、四化、文化、造化①”这类名词，“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农业合作化、农业集体化”这类短语，以及“后工业化”这类“X化”加前缀的复合词。

义项⑤“烧化”：烧化、火化、焚化

义项⑥“(僧道)死”：坐化、羽化

一类“化”是“后缀”，对应义项⑧，假设剩余的95个都属于此类。按照“化”的释义“构成动词”，这类“X化”应该全部标为动词，但却出现了两个例外：

【多元化】①_动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由统一向分散变化：投资～。②_形指多样的；不是集中统一的：满足读者多层次、～的精神需要。

【开化】¹①_动由原始的状态进入文明的状态。②_形思想开通，不封建不守旧：脑筋不～。

“多元化”和“开化¹”除标注动词外，还标注了形容词（即处理为动形兼类）。那么究竟是“化”的释义有问题，还是这两个“X化”的词类标注有问题？需要给出解释和调整。

除了显性的词类标注问题，还存在隐性的词类标注问题，即动词的使动和自动之分，体现于词条的义项和释义当中。如下面词条所示，“腐化”，通过分设义项表明了这种区分；“固化”虽然没有分设义项，但分号两边的释义表明了这种区分。从“X化”的义项及释义来看，《现汉》有三种处理办法：自动兼使动，如“腐化”“固化”；自动单类，如“同化”；使动单类，如“边缘化”。但下面我们会看到，部分词条出现了使动用法多收、少收或误收的瑕疵。

【腐化】①_动思想行为变坏（多指过分贪图享乐）：生活～|贪污～。②_使使腐化堕落；腐蚀②：封建余毒～了一些人的灵魂。

【固化】①_动②_使使固定；变固定（多用于抽象事物）：～双方合作关系|防止观念～|突破利益～的藩篱，使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

【同化】①_动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民族～。

【边缘化】①_动使靠近边缘；使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中，要防止一些发展中国家被～。

事实上，在汉语本体研究领域，“X化”的词类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许多学者注意到，“X化”除了可用作动词，还经常用作名词（丁声树等 1961；吕叔湘、朱德熙 1951/2002）和形容词（张志公 1985）。虽然主流观点认为“X化”仍然是动词，其他词类是多功能性的体现（刘经建 1994；邓盾 2020），但也有学者认为“X化”具备了名词性或（和）形容词性，甚至可以处理为兼类（周刚 1991；云汉、峻峡 1994；张云秋 2002）。至于动词子类之间的纠结，“X化”的句法功能和典型及物动词如“打破”[例（1）]以及典型不及物动词如“开心”[例（2）]形成鲜明对比：如“经常化”“简单化”不可以进入动宾结构，可以进入“使”字句，表现出不及物特征；可以进入“把/被”字句，表现出及物特征。正为此，有学者认为“X化”是特殊及物动词（刘经建 1994），有学者认为是特殊不及物动词（吴为章 1984）。

（1）打破茶杯。把茶杯打破。茶杯被打破。*使茶杯打破。[参吴为章（1984）]

（2）*开心小红。*把小红开心。*小红被开心。使小红开心。（自拟）

（3）*经常化民校。把民校经常化。民校被经常化。使民校经常化。[参吴为章（1984）]

（4）*简单化问题。把问题简单化。问题被简单化。使问题简单化。[参刘经建（1994）]

本文拟基于 CCL 语料库抽样封闭调查“X化”的使用模式，进而指出《现汉》存在问题并给出初步建议。文章思路为：先对本文秉持的词类观做些说明，然后分别讨论指称、体饰以及使动的情况，最后指出“X化”词类问题出现争议的原因。

一 词类的分层、互动及规约化

词类理论与实践都有较大争议，本文暂取基于使用的词类观，具体包括词类的分层、互动及规约化。

1.1 词类的分层

词类可区分为句法词类和词汇词类：句法词类是个体词在句法或具体构式中的表述功能，由个体词所在的句法或具体构式（形式—意义的配对体）所决定，包括指称、陈述、体饰、谓饰等——我们称为“功能标签”（function label）；^① 词汇词类是概括词在词库或抽象构式中的类别隶属，反映了概括词的语法潜势，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我们称为“类标签”（class label）。本文在描写句法词类时采用功能标签，如“书出版”可码化为“指称+陈述”；在描写词汇词类时采用类标签，如“书”“出版”分属于名词和动词，而“书出版”属于“名词+动词”结构。这么做是避开争议的讨巧做法[另参 Hieber（2021）]，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的个体词“出版”的句法词类众说纷纭，称之为“指称”无疑会获得多数学者的认同。

词类的分层思想并非新鲜概念。Jespersen（1924：62）就说过：“孤立地看，英语中很多词都可以兼属一个以上的词类，但在每个特定的应用中，它们都只能归属某个单一词类。”再如朱德熙等（1961）的“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不是个体词的直接分类”的论述，郭锐（2002：89—90）的“词汇层面的词性”和“句法层面的词性”，王仁强、杨旭（2017）的“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和“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以及杨旭（2019、2022a：21、未刊）的词类的“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都体现了词类的分层思想。词类之所以需要分层，是源于其产生过程：个体词作为填充项出现在构式图式中语义和语用都比较具体的特定槽位，随着重复使用而逐步抽象或涌现出了概括词的图式范畴。由此可见，词类的范畴化过程既体现了组合性和聚合性，也体现了具体性与抽象性，正构成了句法词类和词汇词类的分层基础（高航、张凤 2008；Diessel 2019；Schmid 2020）。

1.2 词类的互动及规约化

过去对句法词类和词汇词类的关系多取静态单向观：偏爱词库的认为，词汇词类先验存在并决定句法词类，比如认为“X”是赋予动词类的标记，“X化”先验地属于动词，其他用法属于活用或转类；偏爱句法的认为，句法词类优先并决定词汇词类，甚至认为只有句法词类没有词汇词类，如“无法赋值”（林巧莉、韩景泉 2011）或“离句无品”（黎锦熙 1924/1992）。基于使用的词类观接纳动态互动观：词汇词类是从句法词类的重复使用[即各种命题言语行为，如指称、陈述、修饰等，参 Croft（1991、2022）]中涌现出来的，因之会发生词类演变（如语法化）或兼类现象；句法词类受词汇词类的制约或限制，也就是说，句法词类虽接受“句管控”（邢福义 2001），但其落实乃至活用会遵循一定的关联标记模式（Croft 1991、2022）。以“X化”为例，很多“X化”的典型词汇词类是动词，与“转变或使转变成 X 表示的性质或状态”的动作语义以及陈述功能形成无标记关联，但在其基础上衍生出了动作表指称或（和）修饰的非典型用法，甚至超越了动作表陈述的典型用法（杨旭 2022b、未刊）。

那么如何判断词类的规约化呢？首先，要区分固化（entrenchment）和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固化针对的是个人认知系统，可以称为个人认知，对应于个人语言；规约化针对的是集体社会系统，可以称为集体认知，对应于社群语言（Schmid 2020）。本文关注的是后者。其次，规约化是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形式端（onomasiological）、意义端（semasiological）、组合（syntagmatic）、文本（co-textual）、语境和社会因素等（Schmid 2020）；或者说，涉及语法化、词汇化、构式化、语用化、符号化、（交互）主观化、形态化、句法化等过程。最后，规约化还是一个渐变性的概念。对于词类来说，共时频率（包括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历时分布和语体分布等都有影响（王仁强、陈和敏 2014；杨旭 2019、2022a）。为了把问题简单化，本文把语料库语言学中最常用的指标——个例频率（Gries 2008），作为判断规约化的唯一标准，具

^① 对于句法词类，高名凯（1948/1986：92）称为“词类功能”（虽然他使用了名词、动词等类标签），郭锐（2002：83）称为“表述功能”（本文采取了其说法），功能语法称为“语篇功能”或“功能语法的词类”（Hopper and Thompson 1984；Halliday 1994：214；陶红印 2000；Hieber 2021），一些类型学家称之为“语用功能”或“命题行为功能”（Croft 1991：51）。

体为： $p > 1/2k$ ($k \geq 2$)，其中 k 表示实际出现的句法功能数量，这样功能数量为 4、3、2 的临界值分别是 12.5%、16.7% 和 25.0%。

二 “X化”的指称和体饰用法

《现汉》把除“多元化”和“开化”¹⁾之外的所有“X化”都标注为“动词”单类，意味着它们使用最多的句法词类应该是陈述。但是，基于语料库的调查并不支持这个推论。首先，如表 1 所示，很多“X化”出现在具有较强指称性或体饰性的构式槽位中。以“领属构式”为例，它由定语槽位—领属者和中心语槽位—领属物构成，尽管“X化”的词汇词类存在争议，但只要进入这两个槽位都会因压制而表现出较强的指称性。再以“修饰构式”为例，“X化”若出现于中心语槽位，就表现出较强的指称性（“瞬间的情绪化”）；若出现于定语槽位，就表现出较强的体饰性，而且经常前加程度副词（“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凶手”）。

表 1 “X化”的指称和体饰用法

词类	构式	例子
指称	领属构式	定语槽位：X化（的）水平、程度、速度、步伐 中心语槽位：农村的城镇化、生物的进化、少数民族之汉化
	同位构式	X化（的）问题、现象、过程、工作、政策
	修饰构式	中心语槽位：不正常的城镇化、瞬间的情绪化、长期的进化、彻底的汉化
	动/介—宾构式	宾语槽位：推进城镇化、研究城镇化、解释进化、实行汉化、心慕汉化
	话题—述题构式	话题槽位：城镇化滞后、进化是稳定的、汉化较深
体饰	修饰构式	加“的”：情绪化的人/选手/思想/性格/认识/反应/行为 不加“的”：情绪化成见/动物/发泄 “X化”前多加副词：很/太/更/比较/有些/这样/这么/非常/特别/过于情绪化+中心语

其次，如表 2 所示，很多“X化”的指称或（和）体饰用法满足 $p > 1/2k$ 。其中有些“X化”以指称或（和）体饰用法为主，几乎没有陈述用法。指称用法如“煤化”“歧化”等，没有出现 1 例陈述用法，像例（5）（6）这样的说法都不太自然；^① 甚至某些词因语用联想而发展出了专名用法，如“合作化”有时特指 1954—1956 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例（7）]。体饰用法如“钢化”“硅化”，分别构成“钢化玻璃、钢化板、钢化杯、钢化材料、钢化工具”，以及“硅化木、硅化带、硅化的糜棱岩”，表示“经过 X 化的”或“X 化后的”，有“结果”的意思在里面。指称和体饰用法如“欧化”，例（8）中的指称用法表示一种风格，例（9）中的体饰用法表示“西化的”。总之，语言使用者很少把这些“X化”的所指识解为过程，而是经常识解为事物或（和）性质，目的是服务于指称或（和）体饰某事物的语用需要[另参杨旭（2022b）]。

（5）* 古代的植物煤化了。

（6）* 那种化学元素歧化了。

（7）解放以后，他娶妻生子；到了合作化，他喂上了牲口。（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8）那微带欧化的娴雅，那深邃的眼神，那细致的谈吐……（琼瑶《雁儿在林梢》）

（9）连苏州的文人如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读书》133 卷）

^① 本文更关注概率性（probability），而非可能性（possibility），因此如实报告基于封闭语料库得出的结果，但一定要注意“没有”并不意味着“不能”，事实上通过自省或扩大语料范围就可能找到其他用法。比如“僵化”这个词在我们的样本中未出现动宾用法，但是不代表不能说，如“这些清规戒律束缚了工作，束缚了思想，僵化了思想。”（《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再比如“钢化”，可以在网络中找到陈述用法，如“玻璃钢化后如何改小”（<https://zixun.jia.com/jxwd/1009324.html>）。传统的“是否合语法”（常以星号表示不合语法）的判断与这种思路背道而驰，因此罗仁地（2022）主张放弃之，但我们认为可以给星号赋予新的意义，即表示在封闭语料样本中出现了 0 次——本文除了引用他文的情况，都按照这个定义使用星号。

表 2 “X 化”满足 $p > 1/2k$ 的指称、体饰用法

词类	例子
$p_{\text{指称}} > 1/2k$	氧化、进化、绿化、荒漠化、焦化、合理化、多极化、城镇化、合作化、一体化、煤化、歧化
$p_{\text{体饰}} > 1/2k$	钢化、硅化
$p_{\text{指称+体饰}} > 1/2k$	磁化、乳化、机械化、标准化、大众化、液化、碎片化、工业化、现代化、数字化、公式化、硫化、一元化、电气化、沙漠化、情绪化、自动化、人性化、膨化
$P_{\text{陈述+指称+体饰}} > 1/2k$	物化、儿化、矮化、脸谱化、人格化、洋化、欧化、沙化、开化 ¹ 、泛化、企业化、理想化、规范化、多元化、概念化、僵化、表面化、优化、白热化

那么《现汉》应该如何对待这类“X 化”呢？本文提供两个方案供词典编纂者参考：^①（1）删除“多元化”和“开化¹”的形容词标记，以与“化”的释义“构成动词”保持一致，以及为上述“X 化”补充指称或（和）体饰用法的配例，以方便读者无意识识别其名词和形容词类别；（2）对“X 化”作出系统性修改，即把后缀“化”释义中的“构成动词”修改为“构成动词、名词或形容词”，以及为上述“X 化”标注名词或（和）形容词。第 1 个方案比较保守，虽然保持了词典内部的一致性，但无法反映“X 化”的真实使用模式，甚至把《现汉》为“X 化”形容词用法开了绿灯的仅有的两个义项也删掉了。第 2 个方案比较激进，尤其是在词类理论与实践问题争执不下的背景下，因为如果对“X 化”作出修改，那么就需要对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词条作出修改，这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

三 “X 化”的使动用法

使动用法指一个词在形式上满足“ $N_{\text{致使}} + V + N_{\text{被致使}}$ ”或“把/被”字句，在语义上满足 $N_{\text{致使}}$ 造成 $N_{\text{被致使}}$ 发生状态变化，派生上满足表示客体自发动作状态的“ $N_{\text{客体}} + V$ ”为先（杨旭 2024）。很多“X”在添加“化”后具有使动用法（如“乡村很美—美化乡村”），或者说很多“X 化”兼有自动和使动用法（如“国货洋化了”“国货被洋化了”），因此有学者认为“X 化”与使动用法密切相关（张豫峰、宋桔 2007）。但是，“X 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使动手段，因为不是所有“X 化”都有使动用法，有的还是需要借助分析型手段即“使/令/让”字句（简称“使”字句）表达使动意义。换句话说，“X 化”的使动用法存在规约化的问题（规约化标准：满足 $p_{\text{使动}} > 1/2 * 3 = 16.7\%$ ）。

首先，如果“X 化”的使动用法并未规约化，那么就会倾向于使用“使”字句表达使动意义。比如在我们的语料样本中，“僵化”和“白热化”没有出现动宾结构和“把/被”字句（0.0%），只出现了“使”字句[例（10）（11）]。有些“X 化”虽然有少数使动用法，如“退化”[例（12）]，但属于极少数的创新使用（1.6%），通用的还是“使”字句[6.3%，例（13）]。据我们考察，《现汉》收录了不少可能并未规约化的使动用法，如：

【恶化】**动**②使变坏：军备竞赛，～了国际局势。

【企业化】**动**②使事业单位能有正常收入，不需要国家开支经费，并能自行进行经济核算。

【规范化】**动**使合于一定的标准：语言～|服务行业要～。

上述释义或配例固然可说，但极少说：“恶化”多借助“使”字句[4.5%，例（14）]，很少出现配例所示的动宾结构（2.3%）；“企业化”出现了少数“使”字句[1.0%，例（15）]，根本没有出现动宾结构和“把/被”字句（0.0%）；“规范化”只出现了 1 例动宾结构或“把/被”字句（0.0%），基本全部都是“使”字句[21.7%，例（16）]。

^① 如第 1.2 节所言，本文在判断“X 化”的某种词类用法是否规约化时，只把个例频率作为判断依据，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英语中的 mother 和 father 的动词用法仅占 COCA 语料库的 0.11% 和 0.54%，但是这两个词的动词用法无疑已经规约化了（王仁强、陈和敏 2014）。因此，之后要对“X 化”的用法作出更系统全面的调查，方能对《现汉》如何标注提出更精准恰当的建议。

(10) 再有, 长期的计划体制使企业机制僵化, 毫无活力。(《人民日报》1994年1月)

(11) 收缩过程中释放出很大的能量使白矮星白热化,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2) 人建造了城市, 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 ……(《读书》第177卷)

(13) 过度耕作使世界23%的耕地严重退化, ……(新华社2002年8月份新闻报道)

(14) 严重缺水, 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人民日报》1996年3月)

(15)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法是使仓库企业化。(《人民日报》1952年7月)

(16) 这些法律法规使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日渐规范化、正常化。(徐万珉、卢少华《现代政治论》)

其次, 如果“X化”的使动用法规约化, 那么就取代“使”字句成为通用手段, 这是因为使动用法的语法和词汇化程度更高, 表达起来更为经济。比如例(17), “净化”具有规约化的使动意义, 可以构成动宾结构和“把/被”字句(97.8%), 没有出现1例“使”字句(0.0%)。再比如例(18)中的“同化”, 动宾结构和“把/被”字句最多(84%), 没有出现1例“使”字句(0.0%)。包括例(19)中的“边缘化”, 使动用法也已经规约化, 可以频繁进入“把/被”字句(77.4%), 很少使用“使”字句(3.2%)。据我们考察, 对于某些“X化”, 《现汉》只暗示了自动用法, 未明确其使动用法, 如:

【格式化】**动**②计算机等对磁盘进行使用前的预处理, 以便存入数据。

【驯化】**动**野生动物、植物经人工长期饲养或培育而逐渐改变原来的习性, 成为家畜、家禽或栽培植物。

但调查发现, 它们可以构成动宾结构[例(20)(21)]和“把/被”字句[例(22)(23)], 偶尔出现在“对”字句中[例(24)(25)]; 使动用法在CCL语料中的个例频率分别是73.2%和78.6%。类似的词条还有“同化(82.1%)、溶化(33.3%)、融化(31.8%)、熔化(42.9%)、消化(66.7%)”等。因此, 我们建议《现汉》考虑新增使动义项, 如“②利用计算机对磁盘或磁盘中的分区进行初始化”。

(17) 净化空气。把空气净化。空气被净化。*使空气净化。

(18) 同化异族。把异族同化。异族被同化。*使异族同化。

(19) *边缘化非洲。把非洲边缘化。非洲被边缘化。使非洲边缘化。

(20) 很多企业不得不重新安装系统, 甚至格式化硬盘。(《人民日报》2003年8月)

(21) 在石器时代, 欧洲人已驯化狗, 作为自己的帮手。(《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2) “勇气”号火星车的电脑存储器被重新格式化。(新华社2004年2月份新闻报道)

(23) 人类把野猪驯化成为家猪, 大约在八九千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4) 如果有反病毒软件, 对磁盘重新格式化也可清除病毒。(《1994年报刊精选》)

(25) 是人们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对动物驯化的结果。(《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边缘化”, 它排斥动宾结构(0.0%), 这其实和音节或韵律有关。汤廷池(2002)在论述到“X化”时说: “多音动词则以起动不及物用法与‘名物用法’(nominal use)或‘定语用法’(adjectival use)居多, 使动及物用法较少。”比如张云秋(2002)列举了两类“X化”: 一类“能带宾语; 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包括“美化、丑化、简化、强化、深化、毒化、绿化、激化、驯化、优化、净化”; 一类“不能带宾语, 绝大部分能在‘把’字句或‘被’字句中”, 包括“恶化、硬化、僵化、老化、异化、同化、淡化、弱化、软化、复杂化、简单化、抽象化、合理化、明朗化、尖锐化、特殊化、退化、扩大化、公开化、西化、欧化、物化、奴化、氧化、雾化、风化”。其中能带宾语的都是双音节词, 不能带宾语但能出现在“把/被”字句中的多是三音节词。我们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见表3): 在62个使动用法较为典型的“X化”中, 双音节有54个, “‘把/被’字句<动宾结构”的情况35个, 占比64.8%, 多于“‘把/被’字句>动宾结构”的情况(19, 35.2%), 但差距不大; 三音节8个, “‘把/被’字句>动宾结构”的情况7个,

占比 87.5%，远多于“‘把/被’字句<动宾结构”的情况（12.5%）。^①

表 3 音节数对“X 化”进入“把/被”字句和动宾结构的影响

音节数	“把/被”字句>动宾结构	“把/被”字句<动宾结构
双音节（54）	19, 35.2%	35, 64.8%
备注	如“同化”（53.6% > 30.4%）	如“细化”（9.5% < 66.7%）
三音节（8）	7, 87.5%	1, 12.5%
备注	特殊化（15% > 0.0%）、格式化（58.5% > 14.6%）、边缘化（77.4% > 0.0%）、脸谱化（20% > 0.0%）、人格化（54.3% > 2.9%）、理想化（75% > 9.4%）、表面化（14% > 2.3%）	妖魔化（36.9% < 58.5%）

最后，在“X 化”使动用法规约化的情况下，仍然不排除使用“使”字句，包括：（1）如果表示致使者的主语是无意志的无生体，那么就倾向于使用“使”字句，如例（26）中“加入 WTO”表示事件，倾向于使用“使”字句；（2）在并列表示多个使动用法时，为了迁就其他非使动动词，不得不使用“使”字句。如例（27）（28），使用“使”字句是为了迁就自动动词“变形”“变热”，因为它们的使动用法没有规约化（如“*变形塑料”“*变热岩石”）。

（26）加入 WTO 将使大部分保护措施弱化。（新华社 2001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27）高温会缩短电子设备的寿命、毁坏电池、使一些塑料部件变形或熔化。（Nokia E90 用户使用手册）

（28）可能是彗星坠落在两极，使岩石变热并使冰块融化……（新华社 2004 年 9 月份新闻报道）

回过头来看《现汉》对后缀“化”的解释，发现“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表述并不全面，因为只考虑到了自动用法，没有考虑到使动用法，所以建议修改为“表示转变或使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

四 余论

本文的调查表明，“X 化”的词类功能分布并非同质而是异质的，证明了张云秋（2002）所说的“X 化”功能分布是个连续统的假说。那么过去在处理“X 化”的词类问题上为何会出现那么多争议呢？

首先，未明确讨论的层级。“X 化”的词类问题至少包括三个层级：把所有“X 化”当作整体的词汇词类、单个“X 化”（如“规范化”）的词汇词类，以及单个“X 化”的句法词类（如“服务行业要规范化”）。如果不明确讨论的层级，那么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如张云秋（2002）在“引言”中说“‘化’尾动词兼属动词、形容词、名词三类”，在“结语”中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化’尾词兼属动词、形容词、名词三类”。其实作者想说的可能是，作为个体词的“X 化”随语境不同经常表现出三种用法之一，但并不代表着这三种用法都规约化到了概括词当中 [另参杨旭（2022b）]。

其次，未厘清层级之间的关系。大家在处理“X 化”的指称或（和）体饰用法时经常陷入两难：要不低估，把“X 化”一律处理为动词；要不高估，把“X 化”一律处理为兼类。其中前者更受青睐，因为接受汉语词

^① 唯一的例外是“妖魔化”，动宾结构（58.5%）大于“把/被”字句（36.9%），像“妖魔化+[国家/地区]”“妖魔化敌人”“妖魔化对方”都是十分常见的表达。经匿名专家提示，这可能是“妖魔化”的使用频率较高，为了缩减表达形式，采用了语法化程度更高的使动用法。换句话说，在这里频率因素战胜了韵律因素。

那么如何看待这类三音节“X 化”的及物性呢？是特殊不及物动词还是特殊及物动词？事实上，及物性从来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范畴。除了经典的及物和不及物之分，以及单及物和双及物之分外，还有“假不及物（pseudo-intransitive）”和“假及物（pseudo-transitive）”之分。假不及物的形式是不及物，语义却是及物，如“The eggs are selling well”（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0：368）；假及物的形式是及物，语义却是不及物，如太田辰夫（2003：33）指出，“有”“不应该看作自动、他动两用动词，而应该看作语义和功能相乖离的词。因此，‘有’应该说是形式的他动词。”三音节使动动词“X 化”正类似于假不及物，即形式上无法构成动宾结构，但语义上却具有及物性。

类与句法成分存在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允许出现多功能现象的观点(朱德熙 1985)。但是把所有“X化”视为动词,等于是抹杀了有相当一部分“X化”的指称或(和)体饰用法多于陈述用法的事实,这便与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做谓语的定^①相矛盾。我们认为,只有认识到上述层级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才能更自由开放地处理这些动态涌现用法。

最后,未基于大数据去调查,尤其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调查。如陆俭明(2013:35)所言:“汉语词类之所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往讨论汉语词类问题时,大家都只举些典型例子,而一直没有人真正一个一个地实际考察现代汉语那千千万万个词的使用情况。这样,大家都只能纸上谈兵。”我们不排除依照各种框架、格式自省式地判断词汇词类,但更主张基于大型、平衡、封闭和随机语料库去调查其句法词类;依附在个体词的词类功能分布调查清楚了,方可对概括词的词类归属有发言权。

参考文献

-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 邓盾(2020)从分布式形态学看现代汉语语素“化”及其与英语后缀-ize的共性和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北京。
- 高航、张凤(2008)词类的构式语法视角,《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
- 高名凯(1948/1986)《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
- 郭锐(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黎锦熙(1924/1992)《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北京。
- 林巧莉、韩景泉(2011)从“分布形态理论”看汉语的词类,《外国语》第2期。
- 刘经建(1994)三音节“化”缀动词浅析,《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陆俭明(2013)《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罗仁地(2022)非结构主义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第3号。
- 吕叔湘主编(1980/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北京。
- 吕叔湘、朱德熙(1951/2002)《吕叔湘全集(第四卷):语法修辞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
- 太田辰夫(2003)《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汤廷池(2002)汉语派生动词“-化”的概念结构与语法功能,《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
- 陶红印(2000)从“吃”看动词论元结构的动态特征,《语言研究》第3期。
- 王仁强、陈和敏(2014)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以sneeze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王仁强、杨旭(2017)“出版”的词类问题与向心结构之争——一项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研究,《汉语学报》第4期。
- 吴为章(1984)单向动词及其句型,《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邢福义(2001)说“句管控”,《方言》第2期。
- 杨旭(2019)从词类的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以“研究”名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杨旭(2022a)《词类与句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 杨旭(2022b)“X化”是名词吗,《名词研究论丛》(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
- 杨旭(2024)《现代汉语词典》零形使动词条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 杨旭(未刊)“X化”词类的分布与生成——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和语料库。
- 云汉、峻峡(1994)再议带后缀“化”的词,《汉语学习》第1期。

^① 朱德熙(1982:40)指出:“谓词的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其中“主要”“同时”暗示了主次之分,可以反映为个例频率的高低。

- 张豫峰、宋 桔 (2007) “化”尾动词构成的致使语态句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张云秋 (2002) “化”尾动词功能弱化的等级序列,《中国语文》第 1 期。
- 张志公主编 (1985)《现代汉语》(试用本·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北京。
- 周 刚 (1991) 也议带后缀“化”的词,《汉语学习》第 6 期。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
- 朱德熙 (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
- 朱德熙、卢甲文、马 真 (1961)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 4 期。
- Croft, W.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essel, H. (2019) *The Grammar Network: How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Shaped by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es, S. Th. (2008) Dispersions and adjusted frequencies in corpo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3(4): 403–437.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 Hieber, D. W. (2021) *Lexical Polyfunctionality in Discourse: A Quantitative Corpus-based Approa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 Hopper, P. and Sandra A. Th. (1984)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Language* 60(4): 703–752.
- Jespersen, 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 Allen & Unwin.
- Schmid, H.-J.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d Class Labeling of *X-hua* (化) and Related Issues

YANG Xu

Abstract: The word class of *X-hua* (化)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and the word class label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entries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has also been flawed.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scourse functions of *X-hua* (化) based on the CCL corpu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usage-based word class view, and finds that many occur in constructional slots displaying strong referential or modifying nature, and some with more referential or/and modifying uses than predication uses. Moreover, the causative usage of *X-hua* (化) is different with regard to the degree of conventionaliz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variation of syntactic behavi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the paper finally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roversy over *X-hua* (化)'s word classes.

Keywords: *X-hua* (化), word class, causatio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430072 武汉,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yangxu1216@foxmail.com